

美夢成真

廖慶豐

(電信工程1974)

1970年代初期，東西方關係逐漸改變，“談判代替對抗”打破了二次大戰後的圍堵政策，美蘇兩強對立的形勢多加了東亞與西歐的均勢平衡，新的外交理論粉墨登場。由於立場不同，在臺灣稱之為瀰漫的姑息主義抬頭。

當年世界舞台中心的華府正由尼克森政府和聲譽日隆的國務卿一亨利·季辛吉所領導；在一次亞洲之行中，季氏託病未出席巴基斯坦的國宴而卻出現在北京中南海的高峰會談。此舉確使全球為之震驚，當然連帶的使臺灣極度難堪。因為臺灣自韓戰之後便以反共前哨自居，經歷了1960—1968甘迺迪及詹森民主黨政府的冷漠之後，一旦共和黨的尼克森當選了美國總統，自然就把中華民國的前途寄望



廖慶豐（左）與美前國務卿亨利·季辛吉先生（右）合影

於這位一度曾堅決反共的盟友身上。

當尼、季二人穿過鐵幕展開了所謂乒乓外交、彈性外交之後，台灣的外交形式日益困難，直到1978年卡特宣布與中國大陸正式建交而跌到谷底。幸而兩千萬的居民在“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信念下，開創了經濟新形勢一躍而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80年代末期，東歐共黨國家在政治上的巨幅改革，也許受到當年尼、季外交政策的潛移默化；70年代中期，東南亞越、高、寮人民的悲慘命運更與此政策有直接關聯。但歷史的歸歷史，本文無意探討歷史的功過，只

想簡略描述我與季辛吉神交的時代背景。

回想廿年前，我還在大三、大四時期，季氏的穿梭外交對大學生也是影響頗大的，一來國家的處境加重了個人對未來的徬徨，二來美中（共）關係的調整使得台灣留學生獎學金名額大幅減少。這可由當年TOFEL/GRE考試的熱門以及南京東路美國領事館前等簽證的長龍可見一斑。

那時外交前輩賴景瑚先生在中國時報上常有以季氏外交理論為主軸的專文，後來由中時彙編成數集單行本。我看完後放在交大宿舍裡的書架上，倒成了同學們上國際現勢課的補充教材。

可是在當年一片低迷的外交環境下，我倒抱有一股樂觀的奇想，希望美國提供大量的留學生、工程師等交換計劃，在經過十年、廿年的啓發下，能把民主政治體制的精神帶進中國；也希望經由中國大陸的開放，大量的歐美人士進到中國後，能把自由經濟的成果展現給十億人民。在1990年的今天，看來這個夢的實現已經不遠。

後記：此文係因1990年5月19日本人在美國佛州奧蘭多米高梅影城巧遇仰慕多年的前國務卿亨利·季辛吉先生而作。

趙曾珏學長 自壽詩

真覺哈哈自壽

一、

歷劫塵灰心意平

汲深綆短敢云成

駑駘已譁夕陽近

不用加鞭自奮程

二、

養生有道感糟糠

祝嘏欣從兒輩觴

親友滿堂蘭氣足

願聆賢哲濟時方